

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處士髙君大中墓誌銘

髙氏以姓著於邛居蒲江者故依政君也三世至惟謹惟謹生永安取延貢羅氏與故諫議大夫宋公齊愈為友壻宣和初宋為學官命其子宏甫柬書往從尋補博士弟子員與同舍髙抑崇閭陳少陽東黄伯淵源趙子

然雍孫太冲道夫揚原仲顧李純粹静一雷公逵觀最
相厚善久之次陞内舍生會女真犯闕師徒解散獨徬
徨不去思陵渡江之明年始還宅里元配雅之百丈吳
氏於是吳夫人之卒三年矣繼室以余之族祖姑生五
男子長曰大中字正道是爲君朝廷解嚴録圍城中守
學人内舍遇恩再免文解然不復仕進意矣訓勵諸子
益力君自少志識絶人嫺於詞賦尤善禮學郡縣校官
月書季考率先諸子内舍既倦游得君所爲文喜曰吾

平生交遊皆天下賢士今半在青雲吾之不遇其在兒乎益不事生産放意水石春華秋月命酒張坐飲率以君侍往往託諸詩章樂闋宣寄情意父子自為唱酬家庭之内愉愉如也君文詞務敏贍初若不若抽思者而趣指深遠與人交容色温厚閒遇所不可人莫能奪也俄有疾即眉山訪醫居數日暴厥而卒時乾道七年正月壬辰也年四十二親七恙諸孤藐然扶護返室見者莫不感涕君娶魏氏諱潤同里慥之女生四男子道充

公訥公諒公謨訥早卒二女子適黄蘷揚子應孫男伯震孫女八人外孫男女五人君之亡也魏夫人年三十有九仰事尊章俯鞠孤稚家故約自闗以内麻枲饎爨米鹽醪醢料理靡容凡二十年竟能畢昏嫁晚年道充始兩預賔薦冀少成立以卒父志以寛母憂而嘉定之十月辛未夫人以疾不起矣嗚呼厥父十年大學脱死重圍卒章布以遺厥子爲子既弗逢世事親復不盡年以貽厥婦嫠居教子者三十有八年又廩廩以終其身

是可悲也道充將以嘉定三年三月丙申葬君夫人於善何鄉之兊山而以銘屬余曰道充之葬也緩不則無以白諸幽也其以心制謝不能爲文則曰王文公嘗書刁虞部謝師宰之墓矣推巳之哀子何辭焉乃爲之銘曰

中原有黍逢歳之殫厥開嗣歳匪暵而乾有田而逢云胡斯難有子考無咎其又奚嘆

處士魏雄飛墓誌銘

漢原巨先豪於谷口人無賢不肖闐門或譏之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何遂自縱放爲輕俠之徒乎巨先亡以應則託諸家人寡婦以況已且曰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嗚呼斯言寔無理之至也士方爲血氣所役倀倀於外特患於未之知焉耳知之斯速已之顧安有不能自還者邪吾族祖仲舉諱雄飛少亦以氣蓋里中雖嘗東書從臨邛李靜一純粹遊會離家難不克卒業寓邛之南道其地號曲路居民鮮少生理寡薄農耕

賈鬻銖寖甃積菫菫給伏臘君故蒲江從父而從其俗買酒舍召庸保雜作盱衡抵掌見事風生有少不便必以控於守宰不得其平不已逮閱變既久困心衡慮於是卷東豪鋭以從其所當事者振施鄉鄰輯柔宗姻歲大祲嘗發粟以食餓者其不幸而罹於法又為訟其寃迄以全活族孫有少孤者三世藁葬君聚族而賻之其楄柎窀穸之事悉為經理焉晚尤喜釋氏書龐眉鳩杖懇然終日語不及家事聞人之善則亟稱之不翅已

出余叔父仲祥甫及余預賔薦躐科級君喜至忘食以是益勉子孫以善其深自繩削求為篤厚之歸乃至若此然則不能自還於禮如原巨先之云者其賢不肖固不待論而判矣年七十有八以開禧三年七月丙子終於家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配同里王氏淳熙四年七月壬寅卒生三子男已之巽之申之女長適郭宜孫次文主次張由禮内外孫男女十人已之將以嘉定三年十月日葬君夫人於縣之斂德鄉曠義里震山

先事屬銘於某藐然心制謝不能文則曰柳柳州嘗表陸元沖歐陽文忠嘗銘杜偉長凡皆推己之哀以致諸人矧在宗族子何辭焉乃撫幼所逮聞於諸父者而叙次之復系之銘曰

悠悠浮驂載馳載驅惟君復之説于桑榆俟田俟廬我耕我居俟黍俟稌我滑我酤荒是南道爰啓厥初根膏實腴後人之須

楊君慶崇墓誌銘

紹興三十年四月己未眉丹稜楊君慶崇年二十有八
巳卒其二孤邁懿懿蚤夭邁時八歲逮淳熈末年七月
辛酉始克葬於富壽鄉虎頭山之原君之配石氏先卒
至是合葬乃嘉定二年邁以書來曰邁不天逮事考妣
日淺零丁孤藐葬故緩今已十有二年矣而未有以識
竁然非敢緩也亦妄意少自立如昔人瀧岡阡墓表葢
有待也今老矣終亡以見當世之士而求銘即死將不
瞑子幸有以相我也余嘉其志之誠而哀其弗遂也謹

疏其狀君蓋亦少孤能自植立以不逮養為恨歲時展松檟率號慟忘返凡弟出分貲取其薄室居其陋孝友之行著于里閭褆順裏方待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遇事勇為凜有不可奪既事則若未甞有所為者少嗜書不妄交友尤樂人之善楊氏自君之王父恂登元豐五年進士第官不過承議郎以歿其後衣冠不斷如縷君自少軫門户之憂劬勞力學窮晨夜不置以至宗鄙之課試于有司其不能具裝齎者君率為經理俾不以累

其志預賔薦擢科第者由紹興末年以來續續不絶君
不可謂前無助其事雖亦人所為能者然其春秋㬌盛
如苗始秧會見秀實使假以日月庸可限其所成邪嗚
呼是可哀也已君之王父元符末應詔上書崇寧二年
編入黨籍中興之初詔書數下録元祐黨人及元符上
書姓名既䘏秩之又録其子孫紹興之元天子祀明堂
肆青凡元符三等人悉依元祐黨人恩數尤為著明士
多有沾丐者蜀顧以遠見遺幸世載賢德不爵而貴使

天下之為善者當有後而子柔中既蚤喪柔中生君又不克壽有皇上帝伊誰云憯而獨嗇於此邪孫男焞孫女適孫南金史正道外曾孫男女三人銘曰

楊氏之先厥載自雍先世仕唐僖駕是從避亂中州家於唐安君九世父從令丹山曾父王球贈秩承事厥開承議直道名世彼何人斯胡違厥臧生世不逢謂後斯昌中興詔書爰疏徃居居隨疏逖徃藏幽墟苗不待實再世如一天果夢夢胡畀之質抑人有言非此其身伐

石壙詞以毅後人

太孺人賜冠帔黎氏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夏余官中祕書青城王表民以進士造廷始與傾盖而語檢履醇固心寔期之嘉定之明年春表民過余於里舍拜且泣曰吾昔喪吾母將以某年某月甲子祔諸導江縣武騎鄉吾父之兆昔者乙丑之會表民嘗辱察焉識竁之銘敢援此以託於子則辭曰竁之有銘非古也婦人名不出閫子善自飾使身立名敭斯

其爲銘也大哉曰子之教旣聞命矣抑表民之窮毒人有不及知者吾父始居約時自闤以内麻枲饎爨米鹽鬻醢吾母實躬其勞伯父宋傑兩預貢籍仲父宋文登紹興第仕至石泉守吾父獨不偶吾母曰乖逢命也毋多戚除館聘士教授諸子大父所居爲堂曰勝𥶡石泉君質之以治廷對之裝吾母曰先訓不可墜也乃盡出槖中裝以庚之堂旣歸而敝陋弗治又勉葺之蓋十五年而復舊人緩急叩門力所逮給未始有愛吾父之賔客至

無留門者逮嫠居持家益自力聚指日夥至僕僕営薄
織絍組紃以補衣食之闕視已出若元配所出拊育均
一人莫能厚薄名淳熙十年余兄子俊達之充賦于永
康維川各以詞賦居第一吾母差自慰卒罔克壽紹興
三年第三兄天民復舉禮部明年唱第廷中階廸功郎
主潼川府通泉簿吾母喜曰詩書之澤幸不墜於未亡
人之手方倚門待還而遽以訃聞余弟之在七者曰宜
之以後叔父咨用蔭調巴州通江縣尉嘗貢於其路轉

運司俄又早世世是數者皆人所不堪匪姿性明晤疇以自釋嘉泰改元得重腿之疾弗良于行表民當應進士舉重違膝轢吾毋觴之曰爾飲斯吾尚能力疾以遲爾之得表民悚然以𤄙少學春秋貫通大指有司誤以冠鄉舉暨四月丁亥造榜則吾毋以壬午屬纊矣兎喪不死始獲齒開禧改元進士榜調漢州綿竹尉嗚呼尚忍言之人有子貴於終養表民之兄弟其策名科舉者率先卒以重毋慼其幸及斗升禄者雖獨後死而不獲一

曰之養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不銘無以識也余瞿然警謝曰子之言及此不敢曰不可孺人蓋華陽大姓名道素曾大父上行皇大府寺丞大父朝彦皇秘書丞父纁取王氏封孺人朝奉郎仁之女是生孺人以歸於王君宋文生長見聞熏習儒素用能安貧篤踐具婦母道而始終裒焉王君之元配魏氏生男子即子俊達之女子曰松壽嫁溫江文舜中皆卒繼室以孺人生六子即天民表民次裕民次秀民宜之順民天民宜之順民亦皆

先卒內外孫男女十有五人孺人兩遇慶壽恩得初等

封賜冠帔銘曰

士修於約維逑之良淺泳深方靡居匪康厥修弗顯厥

報孔彰謂報則彰卒負其償或朝而披或夕而芳譬彼

場苗既耨既秧雖有饑饉亦有豐穰堋是銘章後人之

慶

郭君杬墓誌銘

上初臨軒之歲余與沈黎郭君之子汝該爲同年進士

始識君于江渚間氣貌温夷固知為隱居好修者君之弟麟亦以累舉恩得官還至鄱陽病革君精禱躬祇靡有遺力既死哭之慟護喪徒行色悴形槁人不堪其憂汝該請曰今違鄉數千里脫不幸有風露之感柰何盍以附於便舟君不可曰死喪之懷原隰之求吾不知為勤卒護其喪以達字其孤没身不衰余以是益義之君與余葢同為臨邛人諱杭字仲仁鼻祖倫官於黎因家焉曾祖某合州文學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蚤孤事祖母

王夫人謹其弟妹幼尤念之不釋君推産歸妹且俾弟擇便安者而已受其餘閨門愉愉如也性好周恤雖質屋解衣罔有吝以是家用益落嘗撫汝該誨之曰吾所恃惟汝爾汝該感憤學亦力博從賢士大夫游忠毅楊公震仲為郡校官雅敬愛君父子數引重焉州較試舊無地君白郡守規而屋之自經始至竣役君與同郡史君之力居多汝該登進士第每所官游君必與俱其為石泉理掾曰以審克為訓有重辟輙不樂五日一私飯

之為平反録實汝該坐右命之曰獄成為我筆其槩吾將觀焉凡筆之忸怩者皆汝心之未盡也嘉定三年六月丁丑卒于石泉官舍年六十有八娶叚氏子汝該令為廸功郎雅州司理叅軍孫拱辰其年某月日汝該奉君之喪葬于漢源祖塋丑山之原叚夫人先君二十有八年卒嘗藁葬郡北聖鍾山下還祔新卜從治命也初淳熙中五部落擾邊我戰不利游寇近郊制置司遣王師雄以兵來援未至城三十里師雄栅相公嶺據險自衛

遲留不前冦日逼衆恟懼莫敢以情聞曉君獨奮曰事急矣安能以二方坐斃乃夜踰城抵師雄砦遲明謁軍門爲劈折利害言進屯便師雄如其言冦至知我有備稍稍引去時謂微君城不守矣人以是多君遠識云君之族子迪功郎黄中嘗狀君之行窆有時汝該奉而泣曰必君也知我父者敢以銘請某曰君之行行乎家信乎州里而安以吾銘爲也汝該稽顙又泣曰雖然尚先志也乃不果辭銘曰

蘭生深林無人而芳惟君之脩不以其鄉履變蹈難厥脩孔彰我作銘詩以相其藏

鄉貢進士樂君材墓誌銘

嘉泰三年秋同年友樂新過予於里舍拜泣曰新之先籍邛安之延貢世以儒學授鄉里俱死韋布逮先君克紹我家而身復不顯棄諸孤十有五年矣昔者嘗有治命曰我死則以依政縣北界里之原瘞我焉祔以元配蘇氏凡弟貧舉不以時今百用始戒識竁未有銘也用

敢請於吾母狀行義年以惟子也屬余不敢曰不可粵三年乙丑新以書抵余於京曰癸亥之會子嘗墜言焉今蔡食於明年某月之某日矣余愧謝使者書以授之

君諱材字元脩大王父諱周王父察父潮君少頴悟仲氏叙南推官林俱以詞賦著里中子及旁郡邑競從受業著録者率能取科第預賔貢而仲亦擢進士獨於君觖望也大學博士李石以文名少許可紹興壬午來較鄉舉奇君文上之旣又就見誦不失一字類省報罷益

痛自䡛 權俱反車軛邊又馬頸者 録取韓文公文章紹編刻之句名所居堂盍肆於學取古今一言一事可為訓戒者揭寘屋壁三女子適周郡楊瑊羅一謙朱叔厚内外孫二人君性方重事毋羅夫人無違志蘇夫人州文學聲之女火井人其卒先君二十八年恪共婦職手寫書盈篋以相其夫復以授諸子宗族取式焉銘曰

維殖弗年維蓄弗施有醇其衷之死靡移瞻彼兆矣君荒之宅兆維固矣子孫其皇之

龍水錢君安國墓誌銘

今郡縣荒政不講凶年饑歲吏託勸分之名以科糴令下富人右族讙以戶相推升抄合斂如艾其膚否則以歲為利而閉遏焉耳矣有能竭其力之所至不費徵督而保輯鄉井蠲弭剽盜若是者隨其事功亡小大或有取焉東川壤地多磽少衍而資為甚紹熙三年歲大祲民糠粃不繼錢君安國繼先首發私廩不足則以控於轉運常平糴郡國倉分隅以給擇謹厚有仁術者主之

而俾君往來程督守宰既深聽任全活甚衆嘉泰元年薦饑臺府議振糶君信義既著又以委屬所活視前嗚呼為郡邑大姓者鈞是心也則天下安有病歲者哉其年余仕成都往往有道前事者亡何君以葬親袖吾友張義立方所為銘求余誄挽又得面質之益信今年春余客成都有錢氏子震之介張君而以謁入者余曰是非前稟者錢君之子邪吾聞活人者有後亟揖而進之則拜且泣曰震之不天不幸昔歲喪吾父今將以十月

癸酉塟方瞿然驚失且問君亡恙時事則曰不寧前事爾也余先君蚤孤力學持門户喪塟以禮昏嫁以時除館聘士訓隷諸子家用不墜少通經子百氏期以文學稍自奮捩游場屋輙不偶晚歲名堂曰孝友與羣從處融融然名亭以遊息與賔客對偲偲然以至承親族厚鄉鄰凡人道所當為者先君既服行無斁張君大有嘗述之矣獨未有以銘諸竁也昔者辛酉之會先君嘗辱察焉非子誰屬余問其世曰余先有舉孝廉為龍水令者始

家余資之西山倒植松下世號松下錢受之字明甫則
先君之三世也吾母郡之蹇氏柔嘉靖蔛宗族取爲婦
式一子即震之也女二皆先卒内外孫七人問其葬曰
縣之龍水鄉雙魚池之兊山君夫人同兆問君夫人之
年曰各六十有二夫人卒以嘉泰四年之某月某日君
以開禧三年十一月某日卒余既閱狀證以昔聞宜爲
銘銘曰
有隱其中爾疴余恫匪譽匪文維彛維長彼崇者丘維

君之宫爾後有封毋曰天夢夢

費子文墓銘

費子文之瑩其弟炎既為誌其墓而屬邑人魏某為銘

銘曰

肅肅鳴鴈載西載東嗷嗷林烏亦哺云從何有何亡勦勞我躬遵取涯分兾令而終嗚虖是惟蜀郡子文父之宫

魏府君和孫墓誌銘

邛州蒲江魏姓為廣惟譜牒之通者厥系惟二盖亦有故焉今家於邑中者則吾宗也其邑之二十里所曰嘉魏者故漢嘉徙也中興初罷新學復詞賦取士嘉魏之應詔者曰邦達年甫冠即預其選我大父雅與厚善他日無子大父以第三子和孫為之子是為君二系之同異莫可考至是始以唐人洛陽曲江張氏故事叙昭穆焉君字伯同一名明孫資性寛易寡與物忤孝於親厚於友遇人一以誠長者無貴賤長少皆得其懽心門臨

達道往來遊士夕舘晝饌各厭所欲以去下迨游手末作伶優賤工未嘗不丐貸焉家用若以是少屈而平生遵畏涯分不持書謁以造請勢要不事鈎譎以圍奪貧弱不以子金錢求倍稱之息不射時斡貨以罔利於鄉曲谿臯谷㕠曳杖逍遥嘉時令節命酒索炙訾産之厚薄未嘗深計也季年閱變既久處世夷澹鄉有不平之訟從容造君一語乃釋鄉之一二遠宦有與君從遊者情分凝篤曁其領州則書尺反以闊焉其自處不苟率

類是君同産之二弟連歲賔貢其二弟之子接踵科級
維以某之不肖亦獲綴一名于慶元進士籍君餘論之
所覃者盖若此使天假之年龎然秀眉臨長族屬承寧
鄉隣將有以與弟順和厚之風於國人者不幸年六十
以卒實慶元六年九月戊午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
妣楊氏君取同邑王氏故安岳主簿宣義郎致仕俠之
女克躬婦道故能成君之美前君二年卒年五十有八
子男三人長芾次仲翁次德譓仲翁以後同産弟直行

德譙以後從父弟良弼女三人皆卒壻髙次鄉宋仲巽張鞏芾之子一人愈芾將以嘉定五年十二月丙申塟君於蒲川鄉欽風里以王夫人祔了翁以猶子少承警誨習熟言行之懿銘莫如了翁宜也銘曰

以地繫姓謂載自嘉君出吾宗克嗣厥家謂約不緣謂泰不夸謂軼不瑕我銘匪誇

譙府君春墓誌

嘉定六年春正月丙寅處士譙君卒于成都之雙流尉

𦓸年七十有一厥二月辛巳其孤仲午反柩于邛蒲江之里居厥九月庚申葬於鹽泉鄉兌山先事以書惠余曰昔者吾父孤苦自力爾居吾鄰爾寔稔之爾之同産弟凡則我之所自出也爾也視余父猶舅也父之窀穸未有識也以惟爾也屬余弗敢辭叙而銘之君諱春字子長姓譙氏世居邛之大邑以儒名家後徙居蒲江曾大父祖道大父景陽父詢再貢禮部妣陳氏文林郎壽祺之女君在母七月而生十有七年而孤又三年而喪所恃煢

然一身備嘗險艱有人所不堪者自幼期立門戶祗適禮法弗敢踰越方是時大母王孺人年逾八十諸父異居公委曲承順内外無閒言從父蓬州府君孝廸心善之每勞之以書期屬甚厚甫冠所從游皆父行初明毛鄭詩繼爲詞賦邑宰有士名者率賔禮之自貢士云亡所藏圖籍散逸殆盡公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星經地乘虞初稗官道釋醫卜之書靡不究閲或假諸人廣所未見有意者隨即傳抄今手澤尚數十編歲始生

之日子孫上壽肖陳考妣像而泣拜之居負山望見先隴作顧雲亭其上凝竚輒移晷其篤於孝愛若此資簡重與人交怡然以和有不可未嘗假以詞色教子齊家率本以忠孝又以扁其室其趣尚可槩見開禧三年仲午以詞賦舉於鄉嘉定三年再舉乃登明年進士第試吏為迪功郎雙流縣尉公過其子僅旬歲獲終養吁是可悲也君之配曰陳氏諱符臨邛人進士仲魯之女昂之孫承事郎爋之曽孫不逮事尊嫜獨能謹祭祀睦宗

族有足稱者其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於正寢年若干歲生三男子焯仲午煓焯先二年而卒煓爲叔父後蚤卒四女子長適鄉貢進士費之午次鄭存中費德遠適存中者先亡孫男三人延址增孫女四人曽孫男一人外孫男女十人銘曰

蘭既種而刈之胡委珮而亟去之於萬子孫勿替引之

史夫人墓銘

慶元初韓侂胄擅朝權焰熏灼道路以目前隆慶守任

俟逢以西充丞較士於瀘發策援漢王鳳事語涉譏刺言路欲論擊之姑蘇黄公子由時爲秩宗瞷其事爲緩頰得免又以風成都帥臣傅致其事臺府知賢卒莫敢舉其母史夫人曰疎遠小吏禍且不測敢復榮望儻不得罪於名義汝所就孰多士聞其言而壯之其後逢宰邑溫江會有賊曦之變夫人戒以死守通守漢嘉試郡合陽類以抗直不爲臺府所容夫人餙之曰吾視汝骨相疎狷且直情徑行與物多忤是吾所念也然淹速當

知命其後逢上合陽印綬道古渝州會故人程叔達遇孫奉使峽部迎見相勞苦他日過姑蘇見子由曰聞子以策士忤權臣嘉定詔書增秩甚寵然初議有請逮繫刑獄者儻知之乎夫人聞而嘆曰吾固念汝之多忤也於是士益謂夫人善知子雖滂母亡以遠過其與逢有連自冠習聞夫人言德越守眉山又得從薦紳大夫慶九秩將往拜之弗果二月夫人已不起疾矣厥五月逢見其二子寄余書且以夫人行淑之狀來曰逢將以十

二月某日葬吾母於青神縣玉臺山先兆重惟吾母始
居約時吾父奉議君教授成都廣漢閒吾母居守蒿簪
布襦蔬食脫粟有人所不堪者能敬事重闈得其懽心
凡蠶績絲枲米鹽細密之事躬服其勞吾宗子弟之賢
者從吾父游食飲澣濯之需吾母率身任之逢髮未齔
齠即督令游學他郡凡十年在外罔俾懷居亦異乎人
之愛子者矣且嘗拊逢而言之曰自吾為女家婦逮事
女曾大父知嘗從李褒工詞賦年七十猶累試春官女

父祖俱屈武陽女不自力以亢而宗吾將奚望逢聞之

㦗(與悚同)然由是不懈益勤淳熙七年逢中進士第宰相

趙文定公議第三女婚對時太常少卿朱公時敏為著

作郎於吾父雅善朱公之夫人任氏於吾母齊年母命

逢俟而解褐宜即朱公議成禮吾婦既歸將以宰相子

所得冠帔恩為夫人封有司格不行迨逢積官陞朝吾

母始得初等封嘉定建儲肆眚益封太安人嗚呼是尚

足為報乎義方之訓尚復聞之否乎昔者宗族之從遊

於吾父者來會弔咸曰教我者余兄也養我者余嫂也相向哭失聲嗚呼是可彊而致言乎不肖逢大懼歲久懿言茂行湮鬱勿彰墓門有石願子有以識諸某矍然謝曰微子言也吾固聞之矧辱二子焉用不復辭夫人姓史氏自鼻祖司馬某從唐僖宗入蜀以罪言死葬於青神二子瑜璮因家焉再傳曰在譙官符寶郎是為璮之後夫人其裔也曾祖究祖嘉謀考祐妣某氏奉議君諱某生一子即逢前朝散郎知隆慶府二女子嫁何庭

瑞楊謙之先卒孫男二人商輅周冕女一人虞韶嫁李
術銘曰
降年有永厥有中順末夭夭民民以絶命夫人之永則
順其正維窮弗愠維豐弗競維穫弗渝冲約成性九十
耆年子顯且令玉臺之英其尚無賔
教授彭君子遠墓誌銘
故長寧軍軍學教授通直郎致仕眉丹稜彭君子遠將
以今兹紹定五年十二月丁酉葬於縣之至孝鄉麻谷

之原前期二子孝友孝安踵門而泣請願有文以識其藏余竊惟念於子遠為同年進士其後持節東川又嘗為寮於其請也奚敢不諾乃誌而銘之誌曰子遠名運成唐末有諱充者為漢州金堂令時稱循吏僖宗入蜀加侍御史柱國錫緋衣銀魚以旌異之拾遺錢珝誌其墓則子遠之十世祖也大王父諱彬王父諱隲父諱符從政郎贈通直郎母王氏贈孺人是生九丈夫子子遠居其八少力學為文務崇大體年三十有二始與鄉貢

旋丁外艱又三年類省試奏名又明年賜第調榮州應
靈縣主簿秩滿調嘉定府府學教授秩滿又調雅州州學
教授雅之學宮頗修而士廩稍不給則請於州撥田分
財以助之秩滿調隆川仁壽縣丞既而堂差潼川府府
學教授築高里堂續進士題名記以激勵後進郡有江
磧歲久化為沃壤豪室擅其利至交訴於訟庭有司奪
鬻焉子遠雖以學廩之餘用以其租穀增置弟子員田
既入于學則相與淆亂疆理以售其欺子遠躬行阡陌

敗其邪謀秩滿又教授長寧學故湫隘士肄業無所於是營宮室設筵几以安安之郡有涓井鹽舊以鹵水輸餘資養士之費郡將掩以自封子遠白諸提舉學事司復歸於學郡將反以是敬禮之致之幕下郡事多取裨益舉者及格勑二子浮家西歸身詣轉運司白事寶慶元年正月庚辰終於遂寧客舍年六十有二死之日傍無親人同年友應文父懋之時為轉運判官同郡任傳父處厚知遂寧府事具棺衾以斂嗚呼可哀也已元

配祖氏繼室史氏皆贈孺人先卒祖氏已葬今以史祔子男三人孝先孝友孝安先爲伯父後孫男二人立祖通祖孫女一人余嘗謂士生一世當以千載自期本之以五事事事者有事於斯五者是也成之以五品品者品節於斯五者是也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由之而知其道達則見之於治國平天下苟不違矣脩身齊家以淑諸人一或怠廢是爲自棄若子遠者幼學于家以父爲師以諸兄爲師友烝烝乎一家之味長而策名雖未究其

用而四為郡文學孳孳然以師道自任凡所以漸摩淬勵以至館餼委積靡一不問是豈有他哉亦曰行吾職分所當為者耳充是心也達而師保萬民吾知其必不負其生矣銘曰

居家誾誾涖官恂恂淹速在天知不知在人懷忠迪純以終其身

鶴山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周翥華

鶴山集卷七十一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魏府君天祐墓誌銘

始余丱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偶又與偕試於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又知為純體篤踐之士也由是為敬益加於前一行作吏涉藝荒淺不得與之相周旋逮還自策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即為書幣致公暨

守漢守眉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油翼翼使人滞吝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懔乎若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剥落枝葉玩心高明無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是固余今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少與伯氏天啟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歴覽

博究又即夫河洛之正傳以上遡洙泗之源歷歷乎其

獨得而的然亡所疑也旁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遁

之詞貫融異同搜摘精粹逮乎日邁月征閲天下之義

理熟春華秋月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

水之流峙禽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

莶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

命酒張飲嘯歌夷猶往往余去披卷有會援毫疾書短楮

横軸寒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其迂濶於事

情或譏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融液擺落人蓋不及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輒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余曰公奚為是焉闕不可冬仲朔去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又曰高南叔西叔待問闕廷有日矣余雖形神彫謝尚能勉贈其行索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

十韻歷歷皆朝廷大議又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藴又明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惟當澄心静意等語凡數十言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葢嘉定六年朔至之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今復有斯人矣乎莫切於飢寒之戹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榷酤不登蕩産以償官負終其身約居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死之他日慮譫氣衷切切然以講學為事暨將啟手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是復有斯人矣乎其子

仲許將以七年七月闕葬公於縣之善何鄉聖亥山之原先事求余銘噫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邛之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闕祖考大臨考闕妣闕氏元配邑人吳氏繼室同里費氏皆先卒葬二子男仲許謙孫二孫男東震祖傳謙孫之卒無後公命以祖傳為之子孫女二人曾孫二人公平生不事造請居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至必加延訪薦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最後郡守今潼川漕臣張公師夔以公

安貧守道聞於朝未報而公卒世謂才難固也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説危言贅言信心編自信編雞肋編日録諸書及漢議唐鑑十國志國朝史纂今藏於家余將爲裒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體兮又奚疑羨生恒化兮小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則奚憾余將疇依

知南劍州洪公秘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歙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彦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弟彦先右通直郎太師鄭國公娶董氏贈魯國夫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秃節龍荒十有五載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生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文名擅當世令之為世家言洪氏盛矣若南劒使君則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人君資稟英悟加以生

長見聞準繩而直方忠宣南遷文惠繼免君力學任家
娛適親意而忘其謫平生侍文惠薦進無虛口而中外
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魏國是兒志趣過人克家子也
以忠宣遇郊霈補官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
司幹辦公事湖湘饑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廩捐
直以糶且督郡邑嚴除齒田民賴以濟用薦者改秩知
紹興之山陰邑號多訟異時於省於部於御史者靡有
虛日吏巽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致

兩造於庭片言析之輒得其平以去雖氣力者持之不為回撓事二連帥或侈用咸横斂否則恫疑虚喝以責羡於邑君嘆曰吾寧以罪行剥下媚上所不忍為也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范公於郡户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内交焉史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暨得山陰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以母魏國疾辭焉調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

魏國疾革君侍饍藥衣不解帶至執喪幾毀既除終不忍去文恵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戍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守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恵薨君實顓喪事比再免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爲學士主眷方楙人謂君門地人物將自是升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桂陽軍判官事守知君賢調理細大図不諏決君亦樂爲之盡通判郢州常攝守事郡有黠卒號余夜义聚亡命出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緩則復出

公召游徼授方畧遂擒以獻封内帖然自兵火後公私
垂罄學無公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廩士與教者覈隱
田得上腴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
知武岡軍陛辭以二事為言曰襄漢鄂渚之屯舊隷岳
飛號岳家軍無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可用願廩
給効用之視長行加優為壯士者非効用則弗屑而主
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乎光
宗嘉奬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為朕言者卿文

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邊埸有所見

爲朕罄言之君遂奏沿邊屯田自中興以來兩朝經理

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盖火耕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

亦非閑於農事者歲收不足自贍旁近民田迺至罹其

擾故不若罷之便光宗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材姑往

新任伺邊帥有闕首當用卿矣武攸爲郡民獠雜居君

始至戒吏毋敢擅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獠物郡

多盜君諭以利害俾各歸農賈亡何配隸王文彬等六

人夜踰城剽杜氏之產懼且覺則將閒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為變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奚賞之云乎識者益以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永邵邀不相應君條奏乞以郡所上銀綱于總領所斂于二州而留賦以自給朝廷從之迄今為便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人思之奉嘗不輟謂武攸為郡餘百年守之祠于民者惟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

慶元四年秋霜殺稻郡爲甚民大艱食吏以令詐蠲傷
者毋過八月十五郤不復聽君因入對爲上言令固云
爾然霜蠲率後此時令弗及也且援蘇文忠在杭日上
時宰書論風災事乞下敕局增修舊令又言民爲邦本
令贓墨成風朘民以奉權勢乞加禁戢時韓氏擅政道
路以目亡所畏忌人以爲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爲忌者
所間以親嫌弗果差之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里居凡三歷任盖自是不復有當世意

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聞于時居家以孝友著所
居官卓犖有風績可紀録論事上前疎暢磊落人主為
動名卿才大夫鮮不知者顧偕京秩餘四十年年七十
有一而仕不過二千石以歿此豈其所憑弗厚抑亦介
特不肯與時俛仰者固其世然耶君將易簀遺令曰處
州之族於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
母弟某府君無子其以處州從弟栻為之子以遺澤官
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栻之女兄歸趙成公故

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某既辭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邑户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僉丞世女子六人歸奉議郎知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南恩州陽江縣令廖公輔朝請郎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洋迪功郎荆門

軍録事參軍邢諤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簡简萬皆將仕郎蔿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三年正月己酉兆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蓋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沸襲慶承芳有譎其華猗奕以昌胡寧維君厥用弗將匪云弗將闇兮以章秦魏之從君居允荒在後之人率履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簡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曦以武興叛反書至雅安吏民
汹懼有以利害怵郡假守者司理張君簡攝州學教授
奮然為别白大義且料賊必破滅狀甚悉且曰萬有一
不測請以簡不可為辭毋庸累公守壯其言先是曦以
昭信節度帥武興君主順政簿順政今畧陽也曦頗材
君而君視其為則退歎而言曰斯人也視流而行疾獨
何歟既罷官曦固留之不可辟置之又不可度弗能彊
則禮遣之亡何朝廷以北事屬曦櫂𢿱呀嘘君歸三年

訊問不通或請其故曰噫非將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為守言故則又以曦嘗所薦狀悉上送官厥二月朔賊弟覬置郵寓訊抬君君曰此何為至我立命焚之莅學官課諸生如他日吏抱文書蓄縮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開禧曰吾知奉朝廷正朔耳遑恤其他三月賊平郡免不義嘗迹其事本亦臣子常分耳而義理不競士違恒心如君者蓋亦僅見焉君諱簡字行可邛大邑思安人也曾祖闕祖闕考闕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贈

左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蚤以經學稱乾道七年國
子録楊公甲校士於卭得君所為文奇之遂以充賦厥
三年大比有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訐竟黜之
自是掃軌大肆於學一時名卿往往折輩行與交慶元
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調順政簿連事武帥張照
郭杲率與席諮事杲命其子受學焉部使者按獄至武
興首薦君曰衆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在武興三年多
所裨贊最後事曦甚後絶于曦而歸也調官雅安前後

長吏每不敢污君雅外控硐門沙平之酋有曰高阿保高吟師者素不相下阿保賄吏得補都彈壓吟師不平會瑞慶聖節請於郡願以雙金銅孔雀為貢郡拒之力君言於守盍羈縻勿驟絶守不可吟師鞅鞅不得意去明年春遂犯邊君先嘗為守畫乞移沈黎屯戍義男一將於滎經且乞增戍于郡不獨策應緩急庶幾少紓支移之費尋又請亟除戍器為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㪅也僞言奸細入諜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輙繫送

獄責短狀即戮之一日囚至君所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院法當鞫實若責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亦有遄悟命鞫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繇是部送者率從按鞫予輕比吏賀囚曰倘不遇司理汝焉得生邊遽未徹提點刑獄移司雅安斬爻日棘君為言碉門平接羌界無山河之限他日逋逃竄軼畧賣于羌者往往而有久必遒還令官軍列柵遏歸明者輒上功幕府例以濫死乞自今執獲生口無私號無火具無兵器者上以

越禁山罪徒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矣下之並邊悉如君言百丈故通鹺蒲井歲輸為三千緡厥後鹺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輙均科於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民恩之用舉主關陞從政郎去為漢州録事參軍勢家子誘鬻民田吏莫能詰君逮繫鞫正之豪民以賂欲陷其兄子於辟至再三君怒召責之且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之世有居於彭者仇家汗以㨿姦吏大索繫纍其子弟有司既以委君獄上而守庇焉為吏

未減君曰㦯德之後猶將十世宥之而况誣乎吏庸足
庇論卒如律間與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引義理恭法
律不當不止守雖嚴憚之訖不能奪也以致仕轉通直
郎卒年六十有七君事親居喪無違於二弟友而教以
故仲弟閎常與里選其季籥亦有稱於黨君年踰四十
清心寡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就庵居士有雜著
二十卷藏於家取同郡樊氏故國子博士之曾孫子男
一人海若女子三人嫁謝庭堅李襄子趙麟麟嘗再貢

於鄉内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闕)年(闕)月甲子葬以(闕)年(闕)月甲子兆於大邑縣思安鄉節義里亥山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偕試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里父兄知開禧事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誼不得辭銘曰

善利之分借曰未知亦既知之孰撓莫移顯允張君秉正蹈義維變弗渝維危弗躋思安之鄉節義之榮克開厥後肩詒茲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炎震)墓誌銘

李氏系出顓帝自唐高祖子鄭恵王元懿十二世而為右僕射謚文正公昉昉生宗諤入翰林為學士父子言德之懿語在國史宗諤生昭逄為太中大夫判登聞檢院贈金紫光禄大夫昭逄生清卿為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贈金紫光禄大夫清卿生士觀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為左朝散大夫尚書工部員外郎自文正至工部居京師賜第凡五世共爨内外肅雍無閒言京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合州卒於官其妃張夫

人丞相商英女也因家於合士觀生敏隨為右宣義郎贈中散大夫敏隨生如晦朝請大夫歷知叙邛資三州贈中大夫娶黄氏生四子侯其季也少與伯兄爲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歴四十年尉縣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洋緜漢涪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未赴而卒始登第時資州公在邛同年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違親侍待戌凡四年僅之官八閲月丁母黄令人憂除喪未夕又丁父憂執喪咸盡禮及尉青石勤恪被薦

注瀘川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表孝婦冤脫其死值節守操下日急侯微聞悖語亟請聞寛其令士心豫附帥由是大見親重移宰資陽裁聽徒決獄無繫囚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制司改辟綿會守昬怠事有不便於民侯輙持不下吏民益加敬愛雖武夫悍卒亦知屬心尋改倅漢州且汙吏持金附耳語以舊比羨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於籍顧謂親友曰豈吾信未孚邪此奚宜至我居以此為大恨至漢未幾

民氣浹和忽燈夕遊人自蹂躪侯以是例罷去去之夕倅寺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殆若有相之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叢陋隨事整緝剖決留訟摧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辭不行侯勁氣莊色不妄笑語與人言必竭盡底裏以是信於親友然不知者往往以厲己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篆籀得父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弗及奉賜入家者無幾初開禧用兵宣撫使程私檄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酒

半聞邊將以蜀叛失聲慟哭倍道馳還悒悒成疾賊平疾若稍夷然自是精力蕭然耗矣又以藥誤浸成末疾雖未能脫然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夕字或尋丈書或累牘尚娓娓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屬姻舊有所假貸褚無餘貲又義弗拒於是冐甚雨入郛爲乞諸嘗所往來歸而疾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有四侯諱炎震字元修元配資中黄氏妣令人之姪也繼室楊氏軍器監朴之孫先侯六年卒子二人曰世

臣直臣女一人適楊繂判湖北路提點刑獄熹之子即繼室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一月甲申奉侯之喪歸於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築也先事之二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罔聞於後銘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久者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姪也比守廣漢又辱僚於侯今又辱使其土義不得辭乃銘曰

皇肇區宇烈烈者喬敷求厥紹誰似誰有於維西李源

流濇厚侯颸其芬如酌孔取于役于處于仕靡疚忠以被疾恚以隕壽唐高維先文正維胄云深且厚胡不壽後尚其嗣人與邦儷久

榮州司户何君普墓誌銘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受書數方名未朞歲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士余與君偕試於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愀然曰昔我先君以

累舉恩當得官所爲弗肯就者將有望於厥子也而普也不令汔㒷考志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茍以行吾志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憫念悉用補郎者是出於特異之恩今尚傚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是科也令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目之余謹毋闕然惡能自别也亡何調遂寧府青石縣主簿徒涉出關衣敝𡙇單行感暑劇滌中氣貌聳聳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

者寒廳簿稟而用弗飭處之吏如遇有公職事則聞命引道不避雨暘不間劇易守甚才之會修頖宮屬役于君度土授規慮材僝庸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甃術者仇家誣其發冢且謂以獸骼亂冢中縣令謾不能孰何既誤寘伐石之家於理仇家猶以其未麗於重辟也訴之州州如之且未厭也訴之詳刑使者使者又如之又未厭訴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詣鄉即訊君廉

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繯而死人曰是何神也州縣吏為愧謝臺閫欽重焉去為榮州司户參軍兼司法汙吏受輸稾粟惡而易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鑒其敝出納惟一士服其公守又才之俾兼治他職迺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戌卒於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字也世為卭之蒲江人曾大父昭明大父師元皆不仕父宅仁終免解進士妣闕氏君少倜儻不

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斂力耕以養父母造人無問戚疏率數襟陳誼無毫髮滯礙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投器吐茵不知其爲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束脩之饋即緣手盡散歲俸賜亦以遺親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旣就𦵏于家妻孥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覘其素矣元配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之似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一人外孫男女二人以貧不克葬君之友前潼川漕樊仲恂士迪

賻以金錢余之表兄高南叔稼為買冢于縣之鹽泉鄉恩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襄事以余知君之久也事先之歲屬余銘其壙義不得辭乃銘曰

日昊而明夷車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而君謝以不為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頎尚考志之詒

宣教郎致仕史君堯輔墓誌銘

史為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為臨卭縣尉者曰瀕始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師雄之亂曰克恭者以攝

丹稜令死事後賜廟褒忠爵之曰侯侯之曽孫潤辭主果之西充簿蘇文公字以叔則再傳至汝士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户曹生貢貢生似孫劉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堯輔字元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晤夙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於横舟劉子有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於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萃諸儒先嘗所傳授附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為文識古今體勢詩調尤脫棄凡

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
孽韓就殛明年諸嘗與韓忤者以次名用朝野交賀充
甫對策廷中獨抗言曰陛下謂去一權倖足以為更化
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
幾而漢之政出於五侯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
官憂在藩鎮余同年友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
之前列為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
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瘠加等前吏

部郎儁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

人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

范公以書局留之與修職方志今吏部郎黎德立伯巽

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還

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賕吏以避役充甫白

令悉補授焉并兼之民隱田詭户繇賦不均又白守第

其高下為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令潼川漕奉常

丞程叔達遇孫宰丹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

君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員上之尋又以
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省試為點檢
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㑹將漕東川即抬致
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侵然猶彊自力未嘗釋卷
也十二月壬子卒於候館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
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
闕留中之外俾外閫將以拔士之尤者或五六人或三
四人或一二人號曰歲薦由淳熈以後名用者已四

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名用使在三館兩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不下其後或名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擢之命亦已不及見矣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楊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楊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挌慶未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亡依所至挈與俱從女將行而充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聘事曰毋使我愧吾兄也遺令以從

父弟堯烈之子顯僧為後充甫平生澹於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為率緣手盡亡惟破裘敗絮精誦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藁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既為買棺給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俾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合錢五十萬遂併以買田顯僧卜十有二年闕

以充甫之喪葬于縣之闕鄉石子山丑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縗絰以過余曰惟公知

我父者敢以竃銘爲請余不忍曰不可則爲之銘曰

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敷孰爲胠之氣

質爾殊曷又瘠之祟降痡痡嗚呼史君誰與默儲

鶴山集卷七十一

鶴山集卷七十二

宋 魏了翁 撰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乙墓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乙以易學爲四川類試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其西叔其咸在高等初西叔有女子曰晉生而明悟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而文遂許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道過余留

三日毅問所試易乃以繫辭天地定位以下八句為題述之對曰求易於有象之初固有以具其相資之理論易於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用其意蓋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此先天心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天之學前代無傳焉自魏伯陽已若闚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發其秘至再傳而為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且曰萬化萬事皆生於心其言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得其傳者且寡以用之於科舉則又絶無而僅有今子於數往知來之義雖斷以己意而先天畫卦之序包犧心法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叔以子妻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體行醇固不以憂喜見色而勤學厲行人有片善寸長則恥躬不逮不學不能不已也會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姙及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胥逝迹之傷悼不自

任凡以致其忠愛者罔弗盡然因是邑邑寡悰至視事於綿乃能勉自振發卒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諭一員番上迭講而已為訂其可否退又督課隸之程歷出入之禁丙夜諸諸生不間寒暑太守賢之不俟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風亦願造焉俄以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疾為庸醫誤下疏浚之劑精氣頓索其夕夢臟間有五豎子各衣其方色若將失去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為矣得豆區禄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

為親憂即死願以弟李廑之子為子言訖乃絶蓋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四日適其父始生之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諱音即馳書幣逆其喪以歸晉原又一年余以心制乞身述之父道寧謀以十闕年闕月闕日葬述之於闕鄉闕里闕山之原而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窆余拊其狀泣數行下不忍辭也考其世自曽王考亘為曾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寧未仕世居崇

慶之晉原毋同郡康氏先是貢士府君少孤刻志書詩
旁涉子史晚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
貢士之冡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請所以不對
道昌曰大人得無以易傳未終乎曰然旣又曰汝弟將
有子矣道昌寤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名以述孫
而授之易其後更名季乙以應試而仍字以述之示不
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藴文者葢已累世而述之僅以
一第殞身邪謂其有後矣而竟何為者邪余表姪夙

有徽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蹈家人之正嗚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於眉山者累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母悼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况銘吾述之也邪銘曰

慨自士習日卑舍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早有志於本學推儒先之緒言以求先天之心法使假之以年精體篤踐則亦庶幾孔門之所謂達者既厚其予而亟其奪惟是令名奕世不椓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原胡君以乾道九年通判邛州嘉定十一年夏其孫台符承嗣厥官始至即治寺之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既屬郡人魏了翁為之記其年天子敷祭澤於羣臣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母闕氏太孺人因以密章告於禰廟於邑不自持入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熙之元易簀於斯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厥其如存昔者之

葬也台符尚幼弗克諰銘於聞人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沒於地賫恨罔極我將復請於魏公毋曰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為跡其行事蓋參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紹興監察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君爲幼資明悟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之書過目成誦至於纂言稡事往往充牣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碧山盧袁甫眉山宋君與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爲郡校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閭廣道

樊子南宋正仲爲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爲詩參議如邛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暝參議撫之曰期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恩濡則爵爾子是時台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大寧遇宗祀恩乃誦前言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聞於是言者邪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又以書來曰昔者之請公忘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曰汝

生紹興丁夘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絶口氣質已自不凡父再取楊氏汝方六歲奉親色難如成人子孝母慈人無間言既長刻意問學乾道戊子父調官夔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母楊不茹葷飲酒哭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又官無留賦庚有積糧可了伏臘時汝之能郡校官亦奇汝進修汝能忘寒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侍我於邛明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

讀至此則摶膺而踴殆無以生也公其爲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崇公之卒文忠才四歲徒恃母太夫人以立故瀧岡阡之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修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屬之了翁則非其人然竊惟承事君生平馴行孝謹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亹亹乎如川之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楨榦也而亟奪之故其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

凡皆鉅痛窮罰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爲之銘於人心獨無恔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諱仲舒字漢卿曾王考贇不仕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考參議君諱彬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闕人孫女闕人葬以淳熙十二年闕月某甲子墓在晉康之善化鄉闕山祔參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具美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疇畀傷烏哭鯉兒兮疇依孀機嫠緯州有西原草廡栢丸旣固

既安後人其著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甲墓誌銘

上踐阼以來取法慶歷元祐登顓耆俊天下望治歲月間會韓侂胄竊弄威柄名公卿才大夫士以次竄逐久而未靖上亦浸悟廷論亦有嘻其甚者特未有以發之乃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士某與韓甲聖可樂新子仁同舟而下相與謀曰今事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才安静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則天

奡泯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而不言是為有負或疑
觸忌干禍而三人自矢靡他奏入有司第某為第一尋
寘之第三恩數仍視首選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
人知上心好惡如日月之照明其食則更莫不見而仰
之相與嘆誦不釋聖可葢余同郡臨邛人也凡三與賓
薦雅有鄉曲之譽為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愛
孚於所事而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仕成都後以
節度推官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以事在成都連辯

誣殺人獄皆得不死吏緣出納為姦君繩以法輸賦者無費財在瀘川主將剥下士讙欲為亂君白連帥單馬入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償多負君請身自行縣户假緡錢聽以時入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持節主管川秦茶馬表君為屬至成都而君病矣使者迎良醫手製湯劑爲盡力晝夜君竟不起疾實嘉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使其長愛之若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為詞章少長

益精麗絶人凡爲吏兩節度府皆管記操牘立就至有所論奏辯析可否利害明白乃屬纂瀘川嘗得增置貢士員自君發之君之曾祖輔祖仁父廷俊妣闕氏妻趙氏子男曰嗣曽女適郭臭如後君七年卒孫男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余與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相樂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曽以君之喪葬於縣之臨邛鄉待賢里先役之三月使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而不至於大氣也渾而不至於年

文也肆而不耀扵行又不得令辭以發焉是無以顯前人魂嗚呼余懼辭之不令也以為神羞雖然余曷敢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媚其軀扶木之東彼亨何衢逝言從之方駕並驅去駿其邁生死畢間匪命攸制誰之不如我銘孔安後人其須之

中江吳先之之巽墓誌銘

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所以合内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故義有實藝有分舍是則口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禮矣乎君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禮檀弓禮運禮器學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孝著處兄弟友居家内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呐呐如將不勝如不能言與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郡守往往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

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為詩有曰固窮因何怕鬼笑暴貴不免干天刑義形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君始應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為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況尊君父誅亂賊亦分所當為奚獨君為然而君幼習於禮長明於刑刑於家信於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不可以襲而致者其後就養於郢其子中孚被郡符校博

士弟子員君以書語之曰父之病甚矣其趣歸則語以齊家持身之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不亂其庶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也中孚請銘余知君之深非余誰為謹按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扈從入蜀為鎮國大將軍食邑於中江子孫家焉至本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軫登進士第至職方郎中遂州太守君之曾王父彥翼則行真之五世孫也王父諱覺父諱良弼

妣闕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為學益力竟賫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顯凡與鄉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人榮之君於歷代史書凡數四讎校於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為文沈涵有雅致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於家元配楊氏先二十一年卒繼世以王氏亦先闕年卒四子長男即中孚嘉定十年進士迪功郎郫縣尉次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適從政郎隆州闕

壽縣丞馮元章孫男二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十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於縣之懷清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

適手足之容暢肌膚之會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賫志以逝我銘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於明堂詔紹熙三年四月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就試入等明年授貴州文

學某時守潼川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痞疾累月至是奉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於牖曰仁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惑知命也勇者不懼信理也以九月己酉卒將屬纊猶自力命其子伯震奉匜盥手為書抵余曰僕晚得一官不及寸禄以死命也墓道之銘敢以累子凡縷縷數十言字勁語莊如平生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秖名過家伯震泣請曰昔者吾父垂絶之言公忘之乎余曰此死生之託也矧嘗受學於君今何敢以行

役爲辭乃叙而銘之君諱道充字與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醫眉山父暴卒跣護而歸大父母亡惹諸孤憫然見者卒爲感涕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也爲除塾招彭祖山宋紹庭希宋元發蘊教之與其諸子同衣食几研紹庭元發皆眉之秀也著録之生甚衆君學戴氏禮兼通諸經往往他經生未能言君爲剖析大指人人自以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鳴年四十不售更爲詞賦與紹熙三年嘉泰四年賔薦聲問益彰士

之負笈請益者踵相接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資誨誘論議娓娓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之後跨渠為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塵隔調高俚耳驚其自許益不凡又為一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定力勝富貴貧賤均逍遥君少以才氣口筆豪里中見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變久而閱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為簿正得豆區禄何足以酬之而僅予之而亟奪之耶是歲卯之奏名者五人未旬日費説之先

卒王仝往謝有司既巾車跌而傷其足亦寢疾而卒君
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不稱德榮而益愧者往往而是
獨於寒畯之士刓忍弗肯畀豈國莽於公卿之間而纖
悉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若此邪君世為邛之蒲江
人曽祖父永安不仕祖父宏甫嘗遊辟雝多為時聞人
所知會靖康之變大困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
曰大中居長亦取魏氏生四子男君又居長取張氏亦
生四子男長夭次伯震次梓老次同祖三女適趙賡孫

郭孫曆蒲乙中孫男闕人外孫男女闕人張氏卒於紹熙二年四子男令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癸酉君嘗卜縣之仁恵里兊山葬元妃張氏而已爲壽藏焉伯震令以繼母樊氏之命以今年闕月甲子以君之喪合祔銘曰

賢能之書獻於王祖廟寶鎮而偕藏科舉自獻古意亡東京乃以恩爲郎士而恩禄初志荒恩書乃俾命不長豈無他人耗太倉獨此銖較而寸量命也奈何君奚傷

僉書劒南西川判官李君惟正墓誌銘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占名數於眉之彭山從徙邛之蒲江至君八世曾祖仲昉祖隆父大受該慶壽恩累封承務郎妣𨻳氏君少力學誦書窮晨夜長游成都學宮受知於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楊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泰眉山蘇公詵李公親授尚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月書季考率在顏行淳熙七年以後凡四冠鄉舉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風采負笈從之遊

卭蜀大家爭走書幣登紹熙四年進士時年四十有一
猶以讀書未廣調漢州戶掾凡待戍六年時相豫章京
中遠鎮蜀日知公為名進士遺君書有曰處閒六年人
為子惜吾欲用子恨未有歷官月日也嘉泰改元蜀旱
甚君令仁壽適雨暘協序農用有秋明年而禾麥甘露
呈祥者七郡人繪為七瑞圖以侈其事次任僉書大安
軍判官逆曦變起蹇厥西歸辟地於縣之長秋山大安距
武興六舍而近太守安公濡迹以平賊攝守楊公舍生

而取義學掾史君次奏以膏油熏目獲逃僞聘而君亦
潔身以自全數人者爲善不同歸於明分義以正人心
猗其戚哉制置使楊公輔嘗知君於學官至是欲爲君
白大安時事君謂此臣子常分終不自名長沙吳公獵
繼至俾攝崇慶府新津縣令又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先時君嘗著書曰蓋論蓋至是曰蓋猶未成書公退
則竟其說内外勞勩遂得疾以卒蓋嘉定五年正月其
甲子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之親爲念

夫人乖隂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者有矣乃君以著書得疾以不終養為無涯之慼是可悲矣十五年十二月某甲子其孤仲莊將葬君於縣之善何鄉至和里兊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亡恙時汲汲以賻喪殣死為念至控於有司嚴停尸緩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質於隂陽合祔之說迨今始克襄奉若又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䰟余悲莫言且念君在吾鄉為先達君校類省試余在得中𢍰君知遇若此乃不果

辭公元妃同郡費氏繼室成都史氏一男仲莊五女長適成都王序之次魏累長次楊伯森次樊夢鐙次費友龍適楊樊者今皆卒王序之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克昌女一人銘曰

士志利祿詩書爲媒苟得所欲棄如寒灰孰能如君于役于仕研磨編刻之死靡二死亦奚憾有子有書縠爾嗣人永念拮据

魏府君純甫墓誌銘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以後同姓鄉貢府君邦達六曰承事府君孝璹以後舅氏旣而伯仲季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孺人命承事以季子丁翁爲仲朝散府君其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季父鄉貢府君孝疇之幼子越翁偕爲季父其後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爲鄉里所稱饑寒喪疾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從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俱未昏嫁頭戢戢立閭以内米鹽靡秘之事皆重爲季父憂君爲分其勞居

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脫矣兄弟以次有室有家門户日大貲用浸屈人猶以望於季父者望君𢷎𢷎乎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翁時僉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尋召入學省於是越翁已卒所與同爨惟景翁文翁少翁三人甚有志於學者君爲除塾聘師以成其志或嗜好之不齊則委曲縫護惟恐稍傷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間言者自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了翁與文翁得以一意宦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既

先卒嘉定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闕為言論言輙近理余嘉其彊善而壯於禮也曾守潼川得挐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自執其手呼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怳然曰吾今日病矣吾有四體而忘其半吾焉得長乎急從眉山取醫治之則已成淫痺之疾厥明年五月闕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仕中外二十餘年畏塗危機摇落齒髮每有下澤車款叚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清甫取姨之子吳氏

再取李氏故僉書劍南西川判官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男子尚志則故奉議郎知靈泉縣高君載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爲同氣所出取爲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某以瘖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厥子又弗克大有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以今年十一月壬申墓在闕鄉闕里闕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不得往視窆乃爲書此以納諸壙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令宋君深之為同寮君貳吾州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昔者朱文公既銘吾先君子吏部之竁矣子其為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即銘詞而知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文公所與問答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類凡數帖方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皆歸之君之羣從首得其語孟中庸大小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更曰深之所以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清之守衡陽文公謂五

舉胡子南軒張子流風遺韻多在湖湘倂君即劉訪焉
至衡則又得永嘉戴少望從而師之由是聞見日廣余
甞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部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於
文公又遣其三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三子克
承父志數以經史疑義請問於文公今見於書疏者凡
五六往返彼居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三子年少初學而
文公已汲汲然翕受而循誘之降心空臆若施諸大徒
高弟者既又以見此道孤立苟以是心至則未甞無誨

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子伯熈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闕月闕日卒於官舍今將以十七年闕月日葬於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昔者吾祖之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他請也會余造朝謝未遑明年以書抵京請益力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相璟今居成都雙流曾祖傑不仕祖維贈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二十年中進士科淳熈中為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判官累贈中大夫母

張氏宇文氏皆令人君以父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
固司户茂州令龍遊會吳曦之亂解印綬去賊平而返
當路者以名聞詔進秩二等尋以薦舉改官知什邡縣
㡠戎縪騎部使者檄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
會威州闕使君又往攝事所至吏畏民尤懷之初知龍
州秩滿移洋州未上又易雅屬南鄭潰卒為亂制置司
命將將御前軍討之君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黎雅土
兵號牌手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安

公丙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沙平夷盜邊既
撫柔之及君暫去則夷又來君倍道還州夷厥角請命
君曰夷德無厭不大治不創絶其餉道示必翦滅復欵
塞矢死無犯璽書褒嘉會宣撫司以調度急括隱户拘
絶産郡民劉子壬託為姦利君請身任其事以免憸人
倚法之弊有志未遂而殆始余覲於漢儒自謂得易於
何師受書於某氏門標户列竊亦病之及覲申公諸生
為守尉内史者治官民皆廉節王式諸生頌禮甚嚴試

誦有法使諸博士鶩問何師信知師道之有益於人如王謝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改籍令稍佚前聞於所嘗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能忘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不敢為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若此使假之年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封安人二子男伯照以遺澤補官次伯顯早夭女適廸功郎監崇慶府酒税楊子泰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始初清明旦

晝未枯如彼萇楚夭之沃沃循是初心以御物欲迹其所就寧有絶續我作銘詩後人其𣪍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泰間余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早官賤有司簿書筐篋之外多可稱紀有曹君一致時為幹辦四川茶馬司篤實而聰敏於余相友善也余為國子正又與偕至在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儆互發後十有九年再㸃班行訪一致何

官曰嘗通判台州焉在曰死矣嗚呼其才若是而用若
是邪其子惟日尋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惟先生
之嘗同寮也是以不敢他請余乃叙之曰一致名易其
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温居安固之許峯曾祖文甫祖迪
父廣居累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悟嗜學
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熈八年進士第調尉
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屬用舉主改知
福州長溪縣主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坐言者主管

某觀起家通判台州年六十八而卒始未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為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長溪豪猾屏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朝録名中書食祠官禄七年泊然將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於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娶同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日廸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闕

海酒税平陽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三年十月甲子晦年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有一月壬申墓在許峯銘曰晳乎動容浩乎藴中曷亨其禀而寒彼逢不惠于極以彦我邦松邪柏邪古斯幽宫

鶴山集卷七十二